

# 近代藏书家伦明： 藏书百万，成就“书之伯乐”的“破伦精神”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甫辉 实习生 蔡思行  
图/受访者提供

## 叁 一生之志，续修《四库》提要

续修《四库全书》，是伦明的一生之志。他参与撰写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传承中国典籍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伦明主张《四库全书》是国家的经典，必须完善，应予增补、重校、续修，三项中以续修最为重要。续修图书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应是政府行为，在政府及业界无力的情况下，伦明却要独辟蹊径，以私人之力逐步完成续修之事。

据“通学斋”书铺的合伙人、挚友孙殿超说，当时伦明的藏书已有400多箱，计万册，两间书所居各处，积书满架，另外，在广州还有一些藏书。伦明曾说：“明尝拟以独立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搜储书籍数万种，多人间罕见本”，又胸有成竹自述：“其藏书资料已够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十七之八”，“胸中之目录，十倍于眼中目录”。

“祖父伦明潜心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大约有6次契机，其中最早是在1921年。”伦志清谈及，曾担任北大教授、辅仁大学教授及校长的陈垣，是伦明的知音。两人都是喜爱藏书多年并研读过《四库全书》，有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志向。1921年，伦明得知陈垣即将担任教育部次长，便给他去信，提议部属图书馆

## 肆 倾力捐赠，延续典籍生命

伦明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捐献给国家，以延续典籍的生命，令后人受益无穷。

伦明的晚年是在老家东莞望牛墩度过的。1943年左右，正逢日寇肆虐，日本人曾找上他，说话强硬，要买伦明的藏书，被他当场拒绝。1944年10月，伦明病逝于东莞望牛墩，享年70岁。伦明生前曾说：“今后藏书之事应属于公，而不属于私”。

他念念不忘的是嘱托朋友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图书馆，意在有朝一日用国家及有志之士之力继续续修四库全书。他在病重期间，曾写信给居住北京的同乡好友张伯桢，嘱托将藏书转归北平图书馆，未果。1947年冬，捐书之事由冼玉清教授介绍，联系伦明家属及其好友陈垣转达。伦明的女儿伦慧珠在香港与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

联系，并特意回北平筹办，遵从伦明遗愿，将其投入毕生精力的珍贵藏书大部分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少量藏书变现补助了家属生活。

“祖父伦明一生耗尽千金，藏书百万册。最终，这些藏书有12个去向。”伦志清介绍，其中，1947年将大部分藏书捐给了北平图书馆（北京），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伦明原在广西和东莞的古书捐给了广东省立图书馆；1947年，伦慧珠将在北京东莞新馆的藏书全部捐给了浙江大学。

伦自幼随书成长，成为知名大学的教授，续编四库全书提要，为了搜寻稀有古书，甚至特意开了“通学斋”书铺。“真正串起伦明一生的主线是，他的嗜书如命的志向和书缘，以及他的学识与追求，为存续、弘扬中华文化而奋斗的精神。”伦志清说。

## 贰 耗尽千金，其人边幅不修

受父亲的影响，伦明从小就喜欢藏书。而伦明大规模地收藏书籍，是从他进入京师大学堂开始的。京师大学堂往东不到一公里就是京城知名的各类书籍集散地——隆福寺书肆（书市），伦明每天课余时间到该书肆读书、购书。他又时常赶到悠久历史且清乾隆年间以来古书聚集的琉璃厂书肆搜购，乐此不疲。

1908年，伦明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广东教书。其间，他仍注重收集藏书家、富家散落的珍籍良册，先后收购了南海的孔广陶“三十三万卷书堂”、鹤山的易学清“目耕堂”、番禺的何氏和钱塘的汪氏等大小户出手的大量图书。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兴起，北京的皇亲国戚蠢蠢欲动，市民人心浮动，纷纷低价抛售书籍。此时，伦明到北京办事，急忙收购稀见书籍，但苦于囊中羞涩，幸遇同乡叶灿微愿意慷慨借出资金。于是，伦明选购了四大箱图书托回广东。

由于忙于工作及外出，伦明在广东的藏书疏于整理、保管，有许多被虫蛀而残缺。1910年，西江水涨，他在广州寓所的不少书被水浸湿而损坏。后来，他将藏书的一半寄存在仙湖街南伦书院。这些书先被人盗窃，后此书院因扩路而被拆，搬往存放不善，导致书籍基本散失。当时，伦明人在北京，鞭长莫及，损失难以估量。

伦明认为，北京的文化氛围更适合其从事教育事业，也利于他近水楼台满足收藏书籍的嗜好，再加上北京的气候干燥，适合藏书。于是，他说服家人，于1915年由广东迁居北京，还把在广州藏书中的许多精善本随身带着北上。



伦志清与伦明铜像合影



伦明素描画像  
伦志清 绘

## 壹 痴好读书，有“双举人”之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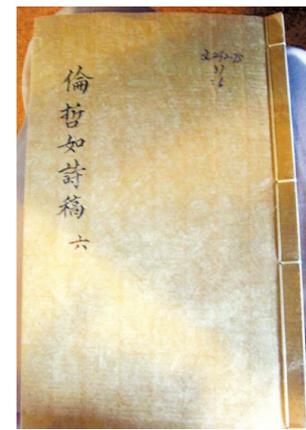
伦明，字哲如，1875年出生于东莞望牛墩书香门第，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其五世族叔就是岭南家喻户晓的名人伦文叙。伦氏家族对子女教育不吝投入，倡导读书家风。

伦志清说，在众人眼中，祖父伦明是个“书痴”。一次，祖父伦明的父亲伦常把四个儿子叫到一起，询问平时给的零花钱的去向。三兄弟都拿来实物，而伦明空手而来，被父呵斥。伦明委屈地说：“都买书了。”众人一同去查账，见其书堆满几榻，伦常转怒为喜，随即鼓励四个儿子用功读书，报效国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光绪帝下诏重开京师大学堂。在

家人的支持下，伦明携弟弟伦叙、伦编及堂弟伦鉴赴京城就读。据北京大学档案馆《京师大学堂同学录》记载，伦明当年二十六岁，是自行到京师投考，并且为1902年10月14日首次招考入学的学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京师大学堂师范科录取。而伦明在考入大学堂前的光緒二十七年已考中举人。知名教授容肇祖与伦明有几十年交往，称伦明为“双举人”。

伦明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主要从事教育和秘书工作，以及为续修四库全书而奔忙，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大学、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教授。



伦明的诗稿第六册封面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没看书稿也能写出好序言

凡作者出书，大多会想到请人作序。即使有“自序”，也会请人作一篇“他序”。作序者可以是老师、朋友、同行，如果是名人则更好。这很正常。序言的意义，本就是知人论世，向读者推荐。这里有一个前提，作序者应对书的作者熟悉，或对书稿的话题有研究，至少，要认真读过书稿。如果上述三条里一条都不具备，就可能失去作序的资格了。但，却有例外。不认识作者，又根本没有读过书稿，甚至也不是研究该论题的专家，却答应作序，而且写出一篇价值很高的序言，这就是我读丁玲一篇序言后的感受。1983年，作家丁玲为学者罗高林的著作《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议》写了一篇序言。序言开头就坦率地指出：“本书作者要我写一篇序言，我没有看到书稿，即使作者把书稿寄来了，此刻我在忙于一些别的事情，完全没有可能在作者规定的期限内细读它。”因此坦诚自己不可能对这本书的优长和不足提出意见。她答应作序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不愿意使人失望”，二是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如何下笔如神？



经常写作者的人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停了几天花，重新拿起笔，得好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之前的流畅状态。之前一小时写一篇文章，停顿后，起码得两小时才能找到感觉。支配这种写作感觉的，就是表意空间，一个人的表意空间，越经常写作，它的表意能力就越灵活。周宪教授在《创造的境界》中写到过这种“流畅性”：词语的流畅性、联想的流畅性和概念形成的流畅性。尤其是形成概念的流畅性，它是一种在有限时间内产生能够完成某些要求的思想概念的能力，它可以唤起丰富多样的思想概念，提供更多的创造性发现的可能性。——“有限时间内产生能够完成某些要求的思想概念的能力”，就是表意空间。经常写作，词与物之间的联想流畅性特别好，内心视觉的意象提炼功能很灵敏，大脑细胞很快地到兴奋活跃水平，想法迅速生成词语，词语又驱动想法。经常写作，思维随时处于输出的活跃状态，就能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下笔如有神。比如我写《文明就是穿两只鞋的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白蚁丘的故事  
在加纳旅行时，多如繁星的白蚁丘星罗棋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日，我去参观一家陶器制作坊，那名经验老到的陶艺匠康登斯突然向我出示了一个大圆盘，自豪地说：“这是我刚刚实验成功的新产品，我把家附近的一座白蚁丘铲平了，拿那泥土来制作的。”谁要用这埋藏着无数白蚁尸体的餐盘来用餐？超级恶心！康登斯好整以暇地解释道：“白蚁是伟大的建筑师，它们倾尽全力建造的，是地底下构造复杂的宫殿；正官以外，还有副官，道路四通八达。至于耸立于地面上的蚁丘，只不过是它们在进行建筑工程时，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废土罢了。这些废土，混合了白蚁的唾液和排泄物，在风干之后，比混凝土更硬，防水又抗晒，是制作杯盘碗碟的上好原料。”康登斯的废物利用，让我见识了另类完美的环保。然而，后来，有其他加纳人告诉我，蚁丘是废土，可它就像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能保护地下宫殿免遭其他兽类侵袭。再说，蚁丘是会呼吸的雕塑，它们成为了非洲一道道不落案白的风景线，应该受到保护，不该让短视的人将它们化成餐桌上的杯盘碗碟。一番话，醍醐灌顶。对对对，餐具易得，蚁丘难筑；井水不犯河水，人类应该停止铲除蚁丘，把安全的宫殿还给白蚁，把亮丽的风景线还给大众！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甘孜行记：古碉与藏寨  
汹涌的大金河、小金河在峡谷间穿行，在丹巴县城汇合之后，始称“大渡河”——丹巴县由此被称为大渡河第一城。在大渡河上游两岸的村寨、山脊和要隘处，至今可见耸立着的碉楼，这是嘉绒地区藏族先民们的建筑杰作。据说鼎盛期的丹巴碉楼不下3000座，因此有“千碉之国”的美誉。古碉是片石夹泥砌成的，棱角笔直，墙面光滑，以四角碉为主。抵御外敌，应该是石碉产生的主要动因。清雍正和乾隆年间，清政府先后调集了近六十万军队，历时数十年血战，死伤官兵数万人，糜费国库白银近七千万两，才最终降服大小金川。由于当地石碉林立，清军久攻不下，曾将一批俘虏和工匠带到北京香山，专门仿建了这种石碉，研究和演习如何攻破它的防守。在丹巴县甲居镇，我们进入了一座石碉内部：红军军团政治部旧址。长征途中，红军在丹巴驻扎了近两年，这座碉楼是巴图士送给红军的，1935年10月，红军军团在此设立政治部，宣传和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和衣物。推开木门进去，这是一个四合院建筑，由一座石碉四座和一座石砌十五层的碉楼组合而成。院子里的青松柏树伸展枝叶，石头小径上碎花细草



●随手拍

### 夏日书法

□图/文 施敏

夏日炎炎，市民来到江苏海门东洲公园纳凉、健身、跳广场舞，还有孩子在嬉戏游玩。一位书法爱好者正随着广场舞的节奏，正在公园大理石地面上蘸着清水写字，引来游人围观。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名著识小】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 大圣，你到底怕不怕水？

看《西游记》，有个问题一直令我很困惑：孙悟空神通广大，但他到底怕不怕水啊？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里，美猴王学成归来，四老猴问他：“大王乃是仙圣……但不知大王水里可能去得？”悟空自夸道：“我自闻道之后，有七十二般变化之功；筋斗云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隐身遁身，起法摄法；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那些儿去不得？”可是到了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八戒跟改名叫行者的悟空分工，让行者去流沙河捉拿水怪，自己看守师父。行者却笑道：“贤弟呀，这桩儿我不敢说嘴。水里勾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生命的价值  
成为英美哲学的专长。2019年6月底，我在维也纳大学主楼作完有关洪谦和维也纳大学的报告后，历史系的艾德迈耶教授带我走到了“哲学家楼梯”的平台——石里克被杀的地方。那里镶嵌着一块铭牌：“莫里茨·石里克，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于1936年6月22日在这里被杀害。一种由于种族主义和不宽容产生的毒化的精神氛围促成了这一行为。”

1936年，著名的逻辑实证理论学者石里克教授被他的学生奈尔勃克枪杀。在法庭上，奈尔勃克声称他是出于世界现的动机；石里克的反形而上学使他不再能肯定自己的道德信念，生命的无价值论扰乱了他的生活。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中，凶手掩盖了所有的政治动机，声称他因为与一个女学生恋爱失败而嫉妒，导致偏执妄想，认为石里克是他的对手。当时奈尔勃克被判了10年的徒刑，但在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由于奈尔勃克的行为与纳粹意识形态相悖，很快被释放。石里克的遭遇以及纳粹对奥地利的吞并，使维也纳学派遭到解体。逻辑经验主义的中心也从维也纳转移到了英语世界，在上世纪40-50年代，英美大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分析哲学从而